

格非文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寂静的声音

恐惧是无法被忘记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既是历史
又是现实



(苏)新登字 007 号

寂静的声音

作 者:格 非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300,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892-0/I·855

定 价:15.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寂静之声》是我的长篇小说《边缘》原先的题目，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后来改掉了它。

几年前，我与故乡的一位菜农保持了很长时间的交往。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当过旅长，并一直写诗直至去世。我先后去看过他两次，但却很少交谈。我们闲坐在他那座深宅的天井里，默默相对，谛听着院外树林中的寂静之声。

这位菜农后来就成了《边缘》中仲月楼的雏型。我感觉到，我与他的交往对写作形成的影响与其说是题材上的，倒不如说是一种气氛，一种韵致。我不知道《边缘》里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仲月楼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但我深切地意识到，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命运。

《敌人》的写作也与乡村生活有关，它始于一九九〇年的秋天。当时，我感觉到自己为一种年代久远的阴影所笼罩，这片阴影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并延续至今，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除去的痕迹。我知道，在小说中将个人的生活经历加以还原

是难以想像的，因此，我采用了一个与外在经验大致相仿的文本结构。

就《敌人》创作的初衷而论，它试图表达的核心是一种恐惧。

恐惧是无法被忘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

九五·三·五·

华东师大

目 录

自 序	1
敌 人	1
边 缘	209

敌人



引 子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是清明节的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焚香祭祖。在村头的河边、小树林里到处都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村里的老和尚日复一日地来到河边挑水，当他看见村中黑压压的瓦楞上空蹿出一丈多高的火苗，还对着正在水码头上洗衣服的女人说了一句：“你瞧那是谁家在化钱？那么大的火。”女人连头都没有抬：“除了赵伯衡还有谁啦？”一丝凉飕飕的风贴着水皮飘过来，混杂着一股焦黄的硫磺气息。女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在衣裙上搓了搓手，直起腰来朝村里张望：“和尚，你看那火……”

村口黑乎乎的弄堂里跌跌撞撞跑出一个人影，他敲着铜盆狂呼着朝河边奔过来，在他身后，西北方的半个天都被火光映红了，仿佛落日时的情景。蒸腾的紫绛色浓烟在东渐的北风中疾速浮动，在破碎的铜盆敲击时发出的惨人声响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药引燃的爆炸声，到处都是硫磺的气味。村中高天

的山榆树、东奔西突的人群在火花中时隐时现。村里所有阁楼的窗子都打开了，露出一张张半明半暗的脸。几个年轻人从祠堂里抬来了水龙，那个像黄牛一样笨重的土制灭火器发出呜呜的叫声。这个村已经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废弃不用的水龙的喷水管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人们叹息着隐伏在河边的树丛中，无奈地看着火焰卷起一片片店铺的屋顶，大火从傍晚时分一直烧到第二天拂晓。当太阳再一次从村后的桑树丛中露出脸来，一些围观的人已经在河滩上的草地上睡着了。在暖烘烘的阳光之中，一切都重新变得安详起来。邻村或更远地方的人得到火灾的讯号赶到这里的时候，天已大亮。那些面容倦怠的外乡人抬着水龙，拎着盛水的木桶围着那片焦黑的废墟转了几圈，就沿着蜿蜒的水路稀稀落落地往回走。

黄昏时分，一个瘦弱高大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了这片瓦砾遍地的焦土之中。他吃力地绕过一座座倒坍的墙壁，不时地停住脚步靠在断墙上喘息。没有烧尽的椽子、棉絮和桌椅依然冒着一股一股的青烟，纸烬和布灰在地上随风拂动。西斜的夕阳映衬着他身后绿色——黄色的背景，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老人在一块赭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水烟锅，望着宁静的天边一言不发。他的眼前不远处是一片竹篱，篱中的油菜花开得正黄，几只白色的蝴蝶夹在金色的蜂群中翩然而飞。再远处就是静静流淌的墨河，河上拱形的石桥像弓一样横卧在水面上。他隐约能看见地平线上模糊的山峦，风在开阔的田野上吹起一道一道波纹。

天色渐渐暗下来，老人一直那样坐着。他整肃而宁静的外表在这片苍凉的废墟中显得很不协调。这个村里的人们在岁月的更迭中早已滤掉了多余的情感，但他们一旦看到赵伯衡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脸都忍不住要掉下泪来。仆人第三次来到赵

伯衡面前。他依旧摆了摆手。没有人知道此刻他究竟在想什么，他也许在估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使那些被烧毁的作坊、店铺和阁楼在废墟中重新生长起来，这个刚毅的老人和他那受人尊敬的先辈一样，依靠勤劳和智慧建立了家业，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苍老。他的身影在晚风中像田野上矗立的稻草人一样显得不真实。在火灾后的最初几天里，赵伯衡依旧孤身一人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拳，他想积攒起残存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但是那丝光亮仿佛是耗尽了油的灯心草尖上的火星，在风中扑闪了几下，旋即就熄灭了。半个月之后，赵伯衡终于卧床不起。炎热的夏季刚刚来临，他的身体就开始溃烂，褥子上浸湿的浓血和地上的痰迹招来了无数的苍蝇和蚊子，床上和潮湿的墙根下爬满了白蛆，他独自一人呆在那间阴暗的房间里，除了几个端茶送水的仆人之外，在他弥留之际，唯一能够和他常常呆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长孙赵少忠。那一年赵少忠只有四岁。一天晌午，赵少忠看见祖父勉强支撑着身体在床上坐了起来，在一张张宣纸上写着什么。赵少忠走到床前趴在茶几上帮他研墨，老人脸上吓人的表情慢慢消散开，冲着他凄然一笑。

“你在写信吧，老爷？”端茶进来的仆人顺便问了一句。

“写个屁！”赵伯衡含糊地吭了一声，重新陷入了冥想之中。

在飘飘扬扬的第一场冬雪中，赵伯衡终于命归黄泉，一名跟随他多年的家佣替他合上了眼帘。葬礼结束以后，没有人愿意清扫那间不透风的房间，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赵景轩是赵伯衡的第二个儿子。起火那天，他正在漫长的运河上押送一只装棉花的船。他的兄弟姑嫂将残剩的财宝席卷而走，他却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子午镇上，在那间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住了下来。这个忧郁的中年人承袭了先辈沉默寡言的秉性，

同时染上了一种颓唐、散漫的习性，他整天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慵懒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村中四处晃荡。

一天早晨，赵景轩突然打开了父亲那间尘封的屋子。他在床下的一只木箱中翻出了赵伯衡写过的那些宣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他不知道父亲在临终前为何要将村里几乎每个人的名字写一遍，那时赵少忠已经识得几个字，他朝那几张散发着霉味的宣纸瞥了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虽然无法知道祖父抄录这些人名的用心，但几年来一直悬挂在心的谜团总算有了满意的解答。原先，他还以为祖父是在交待藏有财宝的地方呢。赵景轩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宣纸，他的脸上渐渐呈现出和父亲垂暮之年一样的神色。当他从外地赶回村里时，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流传着那次火灾的各种传说。一个年老的家佣告诉他，大火从铁匠铺、木器铺、鞋店里同时蹿出来，根本来不及救，“如果不是上天有意要灭掉这一族，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另外，好好的水龙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也许有人用水塞将水龙头的喷水管堵住了。”

赵景轩整天坐在阁楼的窗前，仔细察看宣纸上的人名，他似乎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这些名字的缘由。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仿佛刻下了赵伯衡临终前孤独深邃的内心。赵景轩把他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白天他在村中四处打听那次火灾的每一个枝节，到了晚上他就对着那些人名发愣。赵少忠常常看见他坐在天井中的一株文竹旁，把那些人名一个个划掉。

十年之后，赵少忠在村中的祠堂和一个外乡女子结婚；那场火灾的阴影已经变得模糊而遥远了，但是他的脑中一旦掠过那些宣纸上的人名，就感到浑身无力，新婚的喜悦和内心潜藏的恐惧纠合在一起形成了记忆深处的一个巨大的纽结。

赵景轩五十五岁时死于痢疾。在葬礼的当天，赵少忠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几张发黄的宣纸，他发现父亲在一个个名字上划了横杠，只剩下三个名字没有划去。他看着走远的送葬的人群，顺手将它揉皱，丢进了燃烧的火盆。

第一章

1

拂晓，赵少忠披上衣服走出了卧房，来到院落之中。那条黄狗依旧伏在石阶上不停地叫着。整整一个晚上，赵少忠被它的叫声搅得难以入眠。他走过去，摸了摸黄狗的头，它柔顺地舔了舔主人的手，然后摇着尾巴消失在院落的树丛中。

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越过院墙蜿蜒的瓦楞，他能看见天边泛出熹微的光亮，星星还没有敛迹。料峭的寒风吹动着簌簌作响的干树枝，在远处发出喧啸的回声。院中高高的回廊在地面的罗纹砖上布下黑黢黢的阴影，他走到那片阴影里，踩着覆满冻霜的草径，来到后院。后院的两侧是一些木结构的两层阁楼，一排低矮的堆放杂物的砖屋把它们连在一起。

赵少忠从口袋里摸出旱烟锅，坐在回廊的一处护栏石上，一边咳嗽，一边吸着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来，在大院的各个角落转上一圈，然后落坐在这片护栏石上，看着天空移动的云影或飘飞的雨雪独自发愣。他眼前不远处是大女儿梅梅的卧房，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相似的情景：那扇纸糊的窗格中亮起了油灯，窗前映现出梅梅梳妆时浓黑的剪影，然后房间的门吱嘎打开，女儿趿着鞋子到院中的井台上打水。他的小女儿柳柳住在楼上，她常常都要等到太阳爬到了树梢上，才懒散地从床上爬起来，站在阁楼的廊下梳洗。

现在正是寒冷的腊月时光。院中高大的刺树光溜溜的，四下里寂静无声，阁楼那边黑洞洞的，他的女儿还在熟睡之中。他以日复一日的姿势静静地坐着，在渐退的黑暗之中守候天明，他觉得这样很舒服。

赵少忠慢悠悠地吸着烟，头靠着廊下的撑柱，迷迷糊糊正要睡着，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将他惊醒，他看见女佣翠婶的房间里透出一片毛绒绒的灯光，翠婶拎着铅桶已经走到了院中的井台边。这个像石头一样坚固的大脚女人走路总是蹑手蹑脚，常常突然闪出来吓他一跳。一天深夜，外面刮起了大风，赵少忠听见阁楼上几扇窗子在风中叮叮当地撞击着窗骨，他就起身摸到那幢从来不住人的楼上去关窗。在楼梯的拐角，一个黑影突然划亮了一根火柴，赵少忠脚底一软就骨碌碌顺着楼梯滚了下去。黑暗中爆发出翠婶爽朗的大笑：你的胆子怎么像菜籽一样小？赵少忠想起这一幕就觉得屁股上一阵酸痛。赵少忠在石头上磕了磕烟锅，朝翠婶走过去，她正让铅桶顺着井壁放下去，咣当咣当的声音在初升的黎明中传得很远。听到脚步声，翠婶转过身来。

“你早哇，老爷。”

赵少忠走到了离翠婶很近的地方。她的身体在寒风中颤栗着，那一对沉甸甸的乳房在她俯身打水时显出清晰的轮廓，宛如盛满了水的暖袋。她虽然已经年近四十，可是在赵少忠的眼里，依然是昔日的模样。当年，赵少忠在外乡遥远的集市上将她领回来的时候，她还几乎是一个孩子。她在这个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一住就是几十年。

“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女人说。

“那条黄狗昨天叫了一夜。”赵少忠说。

“可每天天不亮，我都看见你坐在那棵树下。”女人说。

赵少忠没有吱声，他看见翠婶拎着铅桶往屋里走，又叫住了她。

“你去把哑巴和赵龙叫起来，让他们泡几桶石灰去把伞墙刷一刷。”

“大少爷昨晚没回来。”

“去哪儿啦？”

“大概去酒坊看牌去了。”

“那你让哑巴先去，等天亮了再到村里叫几个人来帮帮忙。”

赵少忠离开了那座院子，拐过一道侧门，走到了后街上。街上冷冷清清的，一些卖木梳、刀剪和簸箕的小摊沿着狭长的街道零星排开。远处的一家铁匠铺里炉火烧得正旺。正对着赵少忠院门的是一家花圈店，店主钱老板正在把店铺的栅栏门搬开叠放在墙上。他一看到店里存放的那些黄色和白色的纸花就忍不住想呕吐。他曾经几次提醒过这位固执的店主，能不能把店铺搬到稍远一点的街面上去：“花圈店正对着我家的院门总有些不太好吧？”钱老板总是不置可否地莞尔一笑。赵少忠也不便再提，但他依然感到它扎眼，特别是那些前来订购花圈的披麻戴

孝的人群更使他感到隐隐的不安。

“早哇，伙计。”钱老板一边擦着桌椅一边跟他搭话。

“你早。”赵少忠含糊地哼了一声，继续朝前走。

“前些天我听说你们家的大爷从轧面房背回去四十斤白面，你们家像是要办什么大事吧？”

“没什么事。”赵少忠加快了步子。

“有什么喜事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啊。”

“没什么事。”

“你今年高寿？”钱老板从窄窄的门缝里探出头来问了一句。

“五十九啦。”

越过那条破破烂烂的街面，赵少忠看见远处开阔的平原上，太阳已经升了起来。和煦的阳光把街道尽头的一条闪亮的大河染得橙红。他注视着渡口边来往船帆的影子，在一家茶馆的门前停了下来。他的二儿子赵虎一个月前到江北贩盐去了。年轻的时候，他跟随一个远房的表叔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他记得他们的小船在八百里长的运河上飘荡了六十多天，才赶到海边盐场。再过五天就是他六十岁的寿辰大典，赵少忠急等着赵虎带回那笔钱。

渡口上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影。一年四季之中，赵虎很少呆在家里，这个机敏而莽撞的年轻人终年流落在外，血液中祖传的儒雅之气早已荡然无存，赵少忠一想起盗匪横行的那片神秘的江北大地，就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担忧。几年之前发生的一件事加深了他的不安。

那是一个瑞雪初霁的大年初二，赵少忠像往常一样坐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盹，原野上拜年走亲的人群传来隐隐约约的笑声。晌午时分，他看见村东的一排榆树下远远走来了三个姑娘，她们手里拿着花圈，一边朝村里走，一边停下来向人们打听

什么。那阵子，村西的一个小木匠刚刚死去，起先赵少忠还以为她们是从外地赶来为木匠送葬的，可是那三位俊俏的姑娘走到赵家大院的门前却迟疑地停了下来。她们看了看迷惑不解的赵少忠，然后在白果树下操着外乡的口音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你们找错地方了吧，小木匠住在村西。”赵少忠说。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姑娘面红耳赤地朝前走了几步：“我们不找小木匠，我们找赵虎！”

“赵虎？”赵少忠嘀咕了一声，感到了事情的不妙。

“你们找赵虎都有什么事？”赵少忠试探地问了一句。

“我们给他拜年来了。”三个姑娘一起说道。

赵少忠瞥了一眼那几只脏兮兮的花圈，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时，围观的人群渐渐多了起来，他看见几个女人在不远处的弄堂口朝这里张望。

“我家赵虎有事出去了。你们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赵少忠的脸上露出转瞬即逝的笑容。

“我们要见赵虎。”女人们说。

赵少忠还想说什么，在屋里窥视已久的赵虎拎着一把亮闪闪的杀猪刀走到了院外。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赵虎吼了一声。

三个姑娘互相对望了几眼。其中一个年龄较小的姑娘见势吓得哭了起来，大肚子女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契据来：“这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你总不能一下炕拍拍屁股就走路吧？”

“你们那个该死的地方遭了饥荒就到这里来诈我，别说是扛几只花圈，抬口棺材来我也不怕！”

“我们可以不要你这个杂种，可孩子不能没有爹哇！”在弄堂口纳鞋底的一个女人扑哧笑出了声。